

诗歌港

生命

鲍圣博

在生活还未到来之前
我便被它压垮
像一株芦苇

伏在焦黑的岸上
在太阳还未落下之前
我便看到了黑夜

像一个天生的盲人
活在灰蒙蒙的梦里
在月亮还未升起之前

我便期待它的离去
像一条鲈鱼
迫不及待地去咬那银色的铁钩

在灵魂还未诞生之前
我便预见它的消失
却像一只鸿雁

要留下自己的声音

朝霞

于功义

跃出，记着时时刻刻分分秒秒

芒种日，这天的妆
添了别样的光华

还未露出浑圆的脸盘
便红了大半个东方

惊诧了所有的眸光

喷射的彩光说——
今日，是做新娘娘哟

都得评评这朝霞
哪处最漂亮

话语间，海天一际处
太阳探出了整个脸庞

那出阁的场面——
万里无云天高气爽

彩霞绚丽光芒万丈
那恢宏壮观

没的说了

行走者

魅力孔庄

邓兆文

从孔庄采风回来，生活又回归了平静，但耳边始终有一种声音在呼唤，心里仿佛也有一面回音壁与之呼应。这种感觉是之前没有的，我也许“怀孕”了，如果不生出个“娃娃”给孔庄父老看看，就好像对不起他们似的。

孔庄，到底有什么魅力能如此勾魂摄魄？其实，这种感觉从去孔庄的路上就有了。那天，阳光明媚，形态各异的云朵像一块块白手帕擦拭着天空。触景生情，在那样的氛围里，怎能不生出一一些联想与感叹。譬如，看到山路在野花与青草中蜿蜒起伏，就想到龙；看到周围山上神态安详的石头就想到佛、想到仙。

当看到那些陌生又似乎熟悉的面孔，一股巨大的暖流油然而生，他们多像我的父老乡亲啊！脸上布满岁月的沟壑，但眼睛却明亮有神，当说起可爱的家乡，他们如数家珍。孔庄四十多户人家，老辈人清一色的都姓孔，虽然村子小了点，但民风淳朴，环境优雅，特别让他们自豪的是这里出了两位将军。村子南面的将军谷与将军石的命名就是佐证。

村中，一条条柏油小路如蛇形在错落有致的民房中蜿蜒，家家户户的小院里都种满了月季、玫瑰、牡丹等各色花卉，有些花枝还越过墙头，向我们招手致意。不知不觉间来到了村外一处宽阔地带，抬头望远，只见南边的一个山头上隐隐约约矗立着一块巨大的石头，在太阳的照耀下，熠熠生辉，仿佛一位怒目威的大将军，守卫着山下的芸芸众生。这就是颇具传奇色彩的将军石了。而在我们旁边，则是一排排杏树、桃树、苹果树和樱桃树，泛红的大樱桃，已经果实累累。

河水潺潺，鸟声啾啾，顺着河沿寻去，一座在葡萄架掩映下的小院暴露出了行踪。院内鲜花怒放，一畦畦蔬菜青翠欲滴，木栅栏旁的躺椅与石桌石凳以及上面摆放的茶具，无一不诉说着它的主人的浪漫与惬意，大有桃源遗风。征得主人同意，我们进屋参观，这是一座三层别墅楼，装修考究，里面生活娱乐设施一应俱全。女主人说，她看中的就是这里高雅脱俗又自带灵气的地理环境，尤其是泉水，那可是从大山深处的石头缝里流出来的，富含多种矿物质，掬一口能甜到人的心坎里。现在，夫妻二人每到周末就在那里住上两天，种花种菜，洗温泉，过着逍遥自在的田园生活。

回村的路上，我们来到了村史馆，一进门便弯腰致敬，因为这里从前是个地瓜窖子，门很矮。馆里收藏的都是上世纪的农具和村民用的老物件，看得出他们很在意那段历史，因为只有在今昔的对比中，才能让后人深切地体会到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可谓用心良苦。

告别孔庄时几近中午，此时，艳阳高照，雀鸟欢唱，炊烟袅袅，远处青山如黛，绿水如眸，整个小山村如同一位藏身仙境的佳人，让人惦记、让人爱恋……

人世间

端午节味道

牟民

端午节恰在仲夏，气温回升，各种植物恣意疯长，到处攀爬。时空里明显多了成熟的韵味，草木呼吸不再微弱，一股生气在大地上游动。各种生命踏着季节的脚步，在盛夏前，迈向成熟之境。

有了适宜的气候，睡梦也格外香甜。凌晨四点左右，天便大亮了。可梦在继续，生物钟有自己的规律，不睡足那就继续做梦。街上有货郎走过，听他摇着拨浪鼓，嘴里如唱歌般吆喝着叫卖五颜六色的线，村人称作撸束线（方言，五彩线）。母亲上前，买下红绿黄颜色，回家后剪成半尺长。剪着剪着，手里空了。母亲叹息一声，跑到织布机前，嘴里说：“没钱买撸束线了，把这布线头剪下，染成各种色，也可以做撸束线呢！”母亲动作迅速，几个转身，手里的织布线头就成了货郎手里那样的撸束。我们高兴地赞扬母亲，手真巧。忽然感觉手腕勒了绳子，跟着脚蹻也勒了绳子，有了紧固感。耳听得一声喊：“起来，都起来，日头快照屁股了，快起来，到山里拉露水去！”

我们兄妹几个立即爬起来往山里走，一边走一边看母亲给缠在手腕上的撸束，甩手、迈步，雄赳赳气昂昂的。

满山晃动着拉露水的身影，早去的往回返。太阳没冒头的田野，寂静无风，听到各种植物的呼吸，洗净了飞尘，用清新的气息洗刷来往者的心肺。我大口呼吸一番，心里瞬间亮堂，

情不自禁奔跑起来。没几步，鞋湿了，裤脚也湿了，要的就是这湿劲儿。谁湿得透，那就是真的拉露水。我会在草里打个滚儿，凉凉的露水把我浑身的晦气赶跑了。跑到草深处，双手在草上来回摸，摸了两手掌露水，就往脸上捂。再摸露水，往脸上捂，如此三四次，脸湿了，上下轻轻搓搓，露水很快晒干，神情大悦。母亲说，用端午节早晨的露水洗脸，会清醒一整年，而且少病灾。是否真实，谁也没有证实过，但此刻，却有一股清气在脸上上升腾，仿佛草的呼吸轻轻掠过。手腕上的红绿撸束，也沾了露水，色彩愈加鲜艳。那红色仿佛深入到血脉里，那绿色涌上心间，快乐异常，好想让世界分享我的欢乐。各种草啊，看我快乐着，它们也都快乐着。

一边走一边闻着各种植物散发出的味道，随手拔下山麦子和艾蒿。艾蒿驱毒辟邪，它们大口呼出自己的气息，等我们来。太阳出来时，我们回到家，把山麦子和艾蒿捆整齐，放在门楼下，院子内外充满了艾香。

让我们快乐的不仅是拉露水，还有早饭吃粽子。每逢吃粽子，父亲就会对我们说：“这是纪念屈原，他因为报国无望跳江了，咱们给鱼吃粽子，省得鱼吃屈原。”我会问：“屈原早就去世了，骨头随着水漂走了，鱼吃不着他，咱给鱼吃粽子，不是骗人吗？”父亲耸了耸肩，点着我的脑瓜说：“不是叫你真给鱼吃粽子，而是要用心纪念。

记住了，人要爱国，忠于国家。”

而母亲却另有一种说法。要夏收了，吃粽子是让你攒足劲儿，不要有困难就跳江，即使流血流汗也要把日子过下去。父母早年不了解吃粽子和屈原投江的深层含义，后来听人讲解，便以自己朴素的理解来看待屈原跳江。我们把粽子扒开，先咬三个角的花生豆，在嘴里嚼半天，再吃粽子米。忽然咬到一块白膘肉，油从嘴里溢出，赶紧闭嘴，把嘴边的油往嘴里抹，嘴里满是猪肉味儿。这顿早饭散发出的粽子的香甜，在那个缺吃少穿的时代，真的难以忘怀。

邻居王伯，孤身一人，儿子因为娶不上媳妇，去了关东。王伯天不亮就拉完了露水，随手放一把艾蒿和山麦子在我家门口。吃饭时，母亲总要踩着凳子，隔着墙头喊王伯，给他六个粽子。王伯吃完粽子，把粽子叶洗净理顺，搁在墙头上等明年给母亲用。好几天，我们还能闻到粽子的味道。

端午节后，忽然下了一场雨。母亲叮嘱我们，赶快剪断手腕和脚踝处的撸束，把它丢弃到院子里，顺着雨水流到河里。它会带走你身上的病灾和晦气，保你平安。后来听说撸束在水里能变作蚯蚓，喂鱼吃，那就别让鱼吃屈原的躯体，多丢些撸束吧！

撸束剪下，一道深深的印痕留在手腕处，好久不消，那是端午节留下的痕迹，那是民俗记忆之痕，大浪淘沙，冲洗不掉。

粽情母爱

刘宗俊

时光的脚步匆匆，推着人不断地向前奔。早晨上山晨练时，看到有人手里拿着艾蒿从山上下来，走在超市里耳边不断传来端午节商品促销的声音，这才发现端午节不知不觉间到了。

农历五月初五是端午节。农村人家一般在农历五月初一就开始包粽子，之所以提前包，是因为很早以前，家家户户种麦子，端午节正赶上麦子成熟收割的当口，麦子熟了不等人，要抓紧时间把麦子收回家。后来不种麦子了，家家山上都有大樱桃。端午节前后，也正是樱桃集中成熟的时候，采摘、分拣、送市场，循环往复，大家忙得不亦乐乎。这几年，母亲年纪大了，地里又有樱桃，我和姐姐都劝母亲不要包粽子了，超市有现成的，随吃随买，但母亲每次都说超市卖的粽子不如自己包的软糯好吃。

每年母亲都早早地从集市上把糯米、黄米、大枣和苇叶置办齐了。端午

节前一天大清早，天未亮时，母亲就开始包粽子了。晶莹透亮的红枣、嫩绿清爽的苇叶、洁白如玉的糯米，母亲把浸湿了的苇叶放到一个大盆里，把大黄酒放到另一个盆里。糯米比黄米贵，但吃起来糯软，黄米的吃起来有点硬，母亲两种都各包一些。为了好区分，前些年，糯米粽子用苇叶包，黄米粽子用玉米叶包。这几年，母亲都用苇叶包，只是她自己在装锅时做了记号。母亲一个人在院子里的圆桌上包，我在旁边看着，母亲包得很快。她先是将苇叶弄成三角形漏斗状，然后把米塞进去，巧妙地用稻草捆起，不一会儿就包好了。该下锅煮了，母亲把包好的粽子放到锅里，我开始烧火，锅底的烧柴噼里啪啦地响着，灶膛里通红的火苗跳跃着，大锅四周冒着烟气，氤氲弥漫了整个小屋。粽子熟了，母亲把它们一个个从锅里拎起，放

到大盆里用水泡上，我们一家人围着饭桌，埋着头甜甜蜜蜜地享受着从舌尖到心底的一丝丝清香。

如今生活好了，平时想吃粽子，市场上和超市里都有卖的。品种很多，口味也不同，但我怎么也吃不出儿时母亲包的粽子那股独有的味道。粽子的香，是母爱的香，母亲包的粽子，是把对家人和子女的爱都包到里面，儿女无论身在何方，吃了以后都会想起家、想起母亲。这不，母亲又打来电话，让我回家拿粽子和鸡蛋，说给我和姐姐每家都准备了一大兜粽子和鸡蛋。

人世间最伟大的亲情莫过于父母之爱，端午节到了，让我们向母亲道一声好。不管忙闲与否，不妨携妻带子，回到农家小院，陪着母亲吃一口香甜的粽子，与母亲唠一唠家长里短，让她暂时放松一下疲惫的身心，享受一下节日的温馨与甜蜜。